



殷晓鸣恰好坐在后排，挺身而出，与此同时，机长呼叫医生，闻讯后机舱内共有七位中美医生援手。狭小的机舱内，生命赛跑开始了：医生们默契地组成团队，使用静脉输液人工氧气面罩给氧。两位麻醉医生和一位重症监护医生组成“第一方阵”，经初步抢救后，患者血压、心跳稳定，但呼吸依然很弱，持续需要面罩给氧。邵慧的丈夫周杰（也是医生）一人“捏皮球”（球囊-面罩人工呼吸）维持患者生命体征一个多小时，累得不行。可此时，离需要迫降的安克雷奇机场还有四

个半小时行程，由于患者太胖，乘务员气道控制手法不对、氧气总是压不进去，外加美籍医生年事已高，“第一方阵”轮流人工呼吸，体力势必不支。“第二方阵”的病理、眼科、呼吸治疗、职业病防治医生齐齐上阵，为患者输液、讨论病因、记录病史、与地面联系。

一般来说，每架飞机有两个急救包，各有一包500毫升生理盐水。第一袋生理盐水10分钟用完了，此时患者血压几乎测不到。医生们赶紧打开第二袋生理盐水，却发现居然是漏的！情急之下，医生们用胶

上图：2020年，重庆开通“首尔-重庆-安克雷奇-芝加哥”全货运航线，这是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开通的第二条前往北美地区的全货运航线。

布在盐水袋外“包粽子”，减少渗漏。10分钟后，生理盐水只剩下100毫升，医生赶快拿出9毫升，稀释了“救命药”——一支1%的肾上腺素。每次患者血压跌到80毫米汞柱以下，便推送一点。没有心电图、没有血氧饱和仪，没有负压吸引，没有气道插管，中美团队几乎“赤手空拳”，让患者生命体征渐渐好转，终于熬到阿拉斯加安克雷奇机场。当飞机迫降，患者被急救车接走时，机舱内响起乘客、乘务员的一片掌声，人间真情洋溢在安克雷奇空旷而温暖的机场上。☑